

直击艺考

优质综艺节目和市场刚需合力助推,报考人数同比增长46.12%

上音音乐戏剧系成“爆款”



《声入人心》中一批学习声乐或音乐剧表演的年轻人通过荧屏走入观众视线。图为部分人气选手。(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姜方

上海音乐学院2019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近日开考。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音艺术类专业报名人数为2908人,创下历史新高。除近年来颇受考生青睐的声乐演唱等专业以外,今年音乐戏剧系成了“爆款”——报考者从去年的232人上升至339人,同比增长46.12%,为所有专业之最。

音乐戏剧系之所以成为一大热门,离不开去年以来持续火热的综艺节目《声入人心》,该节目使一批学习声乐或音乐剧表演的年轻人通过荧屏而成为人气明星,走入广大观众的视线。除“现象级”综艺节目以外,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认为,上海乃至全国这两年多以来音乐剧演出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国内演艺市场对优质音乐剧演员日益增长的“刚需”,合力促成了今年该专业报考人数的“爆发式”增长。

市场发展迅速,热门综艺助推“小众”艺术“破圈”而出

音乐戏剧系这门曾经有些“小众”的专业,成为如今艺考中的一匹“黑马”,是相关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向好的大环境所致。

截至去年8月,上海45个专业剧场音乐剧演出共计351场,观众达32.3万人次,票房收入高达5080.3万元。今年,音乐剧大师韦伯的最新作品《摇滚学校》、法语原版音乐剧《摇滚红与黑》、韦伯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贝隆夫人》,纷纷将上海作为亚洲首演站。与此同时,“演艺大世界——2019上海国际音乐节”也将于今年举办,原创华语音乐剧孵化计划和原创音乐剧展演季是该节日的亮点。欣欣向荣的市场环境,无疑让音乐戏剧系的报考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综艺节目《声入人心》的热播,则让大批经典歌剧、音乐剧著名唱段,以及不少毕业于艺术院校的年轻“好声音”,获得了全国观众的瞩目。陶辛对此深有感触:“早几年,有不少观众还觉得音乐剧过于‘高冷’,本土原创音乐剧更是难以激起太大水花,眼下终于等到了这门‘小众’艺术走红的一天。”一旦有了直抵人心、亲近观众的展示平台,音乐剧和音乐剧演员的光芒终会“破圈”而出,普照到更多人身上。

随着一些中文版、中国原创音乐剧与综艺节目的走红,国产音乐剧“偶像”也应运而生。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产业链还需进一步完善的中国音乐剧市场而言,人气演员的出现将为音乐剧实现工业化发展积蓄更多能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音乐剧产业若要实现长期良性发

展,不能只倚靠“偶像”的人气,剧本本身的质量和市场上的每一环都需要扎实地做好。

专业素养和艺术潜力缺一不可,舞台背后需要付出无数汗水

近年来,上音音乐戏剧系的报考者中,不乏来自全国各地普通高中里能歌善舞的学生,面对这些非科班出身而大多怀揣“明星梦”的花季少年,多位业内人士提醒,拥有梦想固然值得肯定,而想要长远地在从艺道路上“声入人心”,专业学习过程中切不可急功近利,好苗子更需耐心“浇水施肥”,以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准来不断提升自我。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光告诉记者,报考音乐戏剧系的考生,基本素质和艺术潜力同等重要。“有的孩子技术水平优良,可一看就是受过‘套路化’训练的,将会很难过关;反过来如果表演时充满了内在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体内的张力,哪怕唱错一两个音,也是无关紧要的。”而相比对外表更苛刻的影视表演类专业,上音音乐戏剧系更看重考生是否有音乐剧演员的气质,“不必每个人都是俊男靓女,关键还得有自己的个性”。

事实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观众往往看到了音乐剧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模样,却不知道舞台背后的他们流下了多少汗与泪。曾来沪出演音乐剧《歌舞线上》的演员亚伦·帕特里克斯·克雷文说,要成为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不是光靠对舞台的一腔热爱就足够的,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艺术院校提醒考生,想要长远地走好音乐剧演员的道路,从专业的唱、跳、演技能,到与他人进行合作的能力,再到文化素养和敬业精神等各个方面,每个环节的重要性都不可或缺。

海外视点

荷兰国立博物馆倾囊而出 大展呈现“伦勃朗的全部”

本报讯(记者王筱丽)为纪念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诞辰350周年,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日前举办“伦勃朗的全部”大展。作为全球伦勃朗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首次将馆藏的画家全部作品一并展出,包括22幅油画、60幅素描和300余幅版画,在博物馆历史上实属首次。

“如果伦勃朗某天复活想要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那他很有可能径直来到我们的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塔克·蒂斯表示。此次展览以伦勃朗的职业生涯为线索,呈现画家的早期无名、崭露头角、职业巅峰、潦倒去世等多个时期的作品。

由于画作本身极度脆弱,此前不少伦勃朗的作品鲜有机会在公众面前展示。但在“伦勃朗的全部”中,观众可以看到画家大量的自画像。在伦勃朗的肖像画中,其个人的自画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量之多在各时期油画家中都位列前茅,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直观反映了伦勃朗在不同年龄段的真实状态。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巨匠,周遭所遇到的人和事也是伦勃朗画布上的另一大主题。从母亲、妻子,乃至街头的艺人、流浪者都能够成为他描摹的对象,也因此留下了大量作品。

此外,参观者还能一睹《马尔丹·索尔曼斯和奥普金·考贝特》的真相,这组著名的双人婚礼肖像画由荷兰国立博物馆和卢浮宫于2015年从私人收藏者手中以1.8亿美元的价格共同购入。而一些较为冷门却带有伦勃朗个人色彩鲜明的作品也能在画展中找到,蒂斯认为“恰是这些作品证明伦勃朗不仅是荷兰的画家,更是每个人的艺术家”。

虽然众多画作已足够令人目不暇接,但“伦勃朗的全部”的中心依然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伦勃朗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夜巡》。自19世纪博物馆成立后就一直安身于此的《夜巡》完成于1642年,画作以舞台剧的形式描绘了阿姆斯特丹城射手连队的队貌。画中人物或持长枪、或挥舞旗帜、或互相议论,站位错落有致,色彩对比鲜活动人。《夜巡》打破了传统群像画的创作方式,巧妙地利用光线和丰富的层次将每个群像联结起来,对后世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夜巡》也是最早由画家用调色刀在画布上直接上色完成的作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夜巡》将迎来一场大规模的修复,预计将耗资数百万欧元。不过,博物馆也决心决定将向全球直播修复全程。“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利欣赏这幅画作,它属于每一个艺术爱好者。”蒂斯说,“为了保证修复质量,我们也不会对时间有所限制。”

“这样的展览不会再举行第二次。”蒂斯表示。据悉,“伦勃朗的全部”大展将举行至6月10日。



▲完成于1642年的《夜巡》是伦勃朗最著名的作品。
▲《马尔丹·索尔曼斯和奥普金·考贝特》双人婚礼肖像画。(均资料图片)

电视剧《芝麻胡同》还原老北京人情风物,借酱菜腌制这一传统手艺讲述传统之理

芝麻小事堆成人生,百般滋味间情义无价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一碟酱菜是人生至味还是揭了生活的底?一身体面指的是内心自在,还是得具象到“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

电视剧《芝麻胡同》正在东方卫视播出。剧本朴素,可一条胡同载得动浮世人生,一粒芝麻也看得见生死荣枯,该剧试图由酱菜见生活,与观众聊人生况味。这部作品由刘雁编,刘家成执导,何冰、刘蓓、王鸥等主演。故事落在1947年至1978年间的北京,严振声是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的东家,他诚实守信,主张品质经营,但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本的生活格局……人情、时局、手艺、新旧观念交织,故事不再是一城一时一群人的生活印迹,而是一代代入默认遵循的传统之理——芝麻小事堆成了人生,百般滋味间情义无价。

真道具真场景真手艺,沉浸式观剧感让此间真意值得细品

因拍过《正阳门下》系列以及《情满四合院》等剧,导演刘家成被称为“当代京味儿剧的旗手”,此番新作也是老北京味道。

京味儿始于外形。开篇,镜头从明城墙外俯拍下来,严振声坐着黄包车由远及近。画面上,镜头跟随黄包车一路掠过骆驼车、卤煮火烧、街头杂耍、小吃摊贩,直到切入酱菜铺;声音场里,大鼓开道,何冰那极具辨识度的声线传来——“一样儿的谷,养一样儿的民……”短短一分钟,烟火人间的四九城露出热腾腾一隅。

那天是沁芳居至关重要的一“踩黄子”之日。好酱菜需好酱,大日子有大仪式,只见几十口大缸依次排开,精壮汉子们净水洗脚、烈酒消毒、唱歌踩豆,一派非遗手艺的惊艳场景。可不速之客孔老痴打断了仪式,他直指老字号退而求其次,虽说兵匪挡住了极品丰润豆的来路,但“老祖宗2000多年来传下的手艺,不该糟践了”。几个人三言两语,既讲明了腌制酱菜看似无奇实则匠人匠心的堂奥,带出了严振声、福子、孔老痴或信或忠或爽的性格,也点到1947年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

能用几分钟开宗明义讲清剧集的大历史、小切口,让观众入戏,这既是导演功力的体现,制作上营造的“沉浸式观剧感”同样功



导演刘家成说,北京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让它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城市气质,也赋予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鲜明的性格特征:局气、包容、热情、幽默,礼数周全。这些活色生香的人物,是构成《芝麻胡同》滋味人生的底色。图为该剧海报。

不可没。

刘家成介绍,剧组按历史照片1:1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酱菜园、大杂院等,制景总面积达1.5万平方米,相当于重建了六个《情满四合院》的场景;演员表里,何冰、刘蓓、毕彦君、方子哥、海一天等都是京味儿大剧的老面孔,纯正的京腔京韵、北京人的相处模式与现实并无二致;为完成酱菜这门国家级非遗的荧屏亮相,主创团队还走进酱菜厂一线,并请来六必居的老师傅坐镇现场,以确保从手艺到时令、从形式到火候的严丝合缝;而抖空竹、顶缸、拉洋片、金枪锁喉等难得一见的传统技艺,凡是在剧中露脸的,无论戏份多少,均由真实的非遗传承人出演。

一言蔽之,真道具真场景真手艺在剧中俯拾皆是。当老北京人恍惚看见儿时记忆,年轻一代、南方观众真切认同此间真意,那些芝麻小事,才被慢慢品出了滋味。

重诚信重温情重大义,中国传统人情才是真正的文化磁场

从《四世同堂》开始,京味儿剧就在荧屏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中不少还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留名的作品。这一类型常写常新,有滋有味京韵对白固然是理由,其间承载的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人情,才是真正的文化磁场。

《大宅门》里,京味儿是商场上的奋进和悬壶济世的道义担当;《五月槐花香》里,京味儿是浓厚的古玩文化气息;《情满四合院》里,亲情、邻里情、孝悌文化,成了京味儿的关键词。再看《芝麻胡同》,老北京风情的动态展示下,追求的是用人物的情与义,通达人心。

已展开的故事透出了《芝麻胡同》的三条线索:老字号的商业沉浮;一户普通人家

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过渡的人情故事;岁月不居,小人物身上的家国大义。

站在沁芳居的层面,严振声不是豪商大贾,严家与《大宅门》的白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妨碍小小酱菜铺恪守儒商信念:讲诚信、重口碑、通人情。只因素昧平生的孔老痴一番话,严振声就下令“封坛灭火”,那是对品质、对口碑的敬畏;周转不灵时,他宁可典当祖传的御赐老物件,也不愿跟老主顾催账,那是浓郁人情社会的尊重。

后续剧情里,中国即将旧日换新天。沁芳居虽只弹丸之地,但其中的父子、夫妻、兄弟、雇佣等人物关系一样要面对时代的变迁。私密到旧式婚姻观的颠覆、酱菜铺的所有制改变,大到家国大义等等,都会对人情义理出具考题。编剧能否讲出“人同此心”,将决定着老北京故事能不能打通时空藩篱,让今天的观众、北京以外的观众拥有同一方故园。

何冰:演员,永远没有“驾轻就熟”一说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观众有笼统却直观的评价:演员的至高境界是“无我”——无论戏里戏外,只有借着角色发光时,才立体清晰魅力四射。

今天的演艺圈里,何冰配得上这样的称赞。《芝麻胡同》里的严振声是管着几十号人、担负一家子之“爷”,也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隐忍;他与包办婚姻的太太林翠卿既是夫妻一体,也有互相角力;他一边抗拒着40岁再纳新人,一边又止不住对有情有义的牧春花怦然心动。“有里儿更有面儿”的横批早与《情满四合院》里那个嘴角带坏笑、心底一片真的傻柱全然不同。

作为上海电视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中国戏剧界梅花奖等沉甸甸奖项的得主,何冰是不折不扣的好演员。许多人说,何冰与京

味儿浑然天成,他却说:“永远没有‘驾轻就熟’一说。作为演员,我才刚刚开始。”拿酱菜打比方,人生就是个腌制的过程,靠内在发酵,靠时间浸润,而他自认,还没到火候。接演《芝麻胡同》,何冰道出两层标准,“一看外部形态我能不能干得了,二看剧本的核心价值同不同意”。在严振声身上,他看重人物的内心负重,“傻柱是抬着头活着,严振声是低着头。后者需要面对一个时移世易的特殊环境,人物关系也更错综丰富,当这些都加诸一个人身上,角色是血肉饱满的,而演员得永远对自己着急,害怕没把角色完整传递给观众。”

事实上,进入演艺圈近30年,何冰的自我否定从未中断。

他生于1968年,19岁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和成名较早的同学江珊、陈小艺

等人相比,他几乎没沾过青春年少的光。上世纪90年代初,何冰进入北京人艺,领着99元的月工资,演着各路龙套角色。窘困时,他去电视剧、音乐电视里客串一下,但他害怕,“屈从于生计”会成为自己表演上的陷阱。从1996年后好转,他参演的电视剧《空镜子》《浪漫的事》都有了不错的口碑和收视率。但也就在那段时间,从贫穷中解脱出来的何冰生出一种新的自我怀疑:“我是这样一个视财如命的人?”怀疑自己是“钱狼子”不久后,何冰给父母买了套房,心才逐渐安定下来。他不再急吼吼地接戏,安慰自己之前“什么戏都接”只是缺乏安全感。他更庆幸,自己已从掌声和名利中清醒过来,“用了不太久的时间”。

2005年,何冰主演的《大宋提刑官》在央视一套首播,第二周的平均收视率甚至超

过《新闻联播》。但直到今天,他依旧固执认为,“宋慈一角,他演得并不好,甚至用‘汗颜’来形容那次角色塑造,认为表演痕迹过重,“子弹库里有点装备,就恨不得倾囊而出”。

近几年,电影《十二公民》、电视剧《白鹿原》《情满四合院》接连出现,何冰却觉得,走红也好,被奖项认可也罢,仅仅意味着“挑剧本的空间更大了,离自己想演的角色更近了”。对表演,他相信,那是件必须由内外部合力才能完善的工程,“技术这个东西很简单,就那么点事。四年大学出来再干七八年,大不了十年差不多。一个好演员的磨炼,跟自身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关系,得等待着这个材料变成熟,等待时间沉淀。”

他很是认同《芝麻胡同》里严振声的一句台词,“人生啊,谁不是低着头弯着腰,深一脚浅一脚,才能走到花好月圆”。